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实践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主编 刘劲荣 罗海麟 赵岩社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

岩温龙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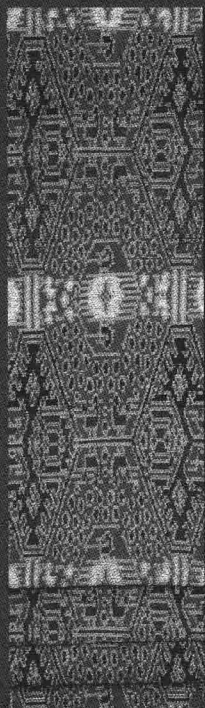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主编 刘劲荣 罗海麟 赵岩社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

岩温龙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 / 岩温龙编著. —昆明: 云南
大学出版社, 2014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

ISBN 978-7-5482-1878-4

I. ①西… II. ①岩… III. ①傣族—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研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IV. ①I207.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0672号

策划编辑: 邓立木 / 责任编辑: 李春艳 / 装帧设计: 刘 雨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 / 主 编 刘劲荣 罗海麟 赵岩社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

岩温龙 编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62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878-4

定 价: 35.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和少英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周 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四代 王子华 王明东 方 桢 刘劲荣

那金华 李国文 李若青 张宗红 杨宗亮

陈 斌 罗海麟 赵静冬 郭飞平 高登荣

黄彩文 韩忠太 雷 兵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1979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36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0项，省部级课题50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2300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3年7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侗侬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甸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

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遗产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

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绪 论

历史上的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作品以贝叶、棉纸作为主要载体，保存在佛寺的藏经阁里以及歌手手中或百姓家中，所以才得以传承或流传下来。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是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是西双版纳傣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形象地反映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且还直接参与并推动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因此，要了解西双版纳傣族文学，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发展线路及体裁，又有哪些社会功能，以及它的发展现状如何等问题。

一、西双版纳傣族文学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是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西双版纳傣族人民运用虚构和想象，使用西双版纳傣语塑造形象，反映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生活，表达西双版纳傣族人民思想感情的艺术。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范围包括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和社会主义时代的西双版纳傣族新文学。怎样才算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严格地说，凡是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如何，也不管它是从哪一个民族流传进来的，只要是以西双版纳傣文进行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统统都算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总的说来，西双版纳傣族文学本专指西双版纳傣族用西双版纳傣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现泛指以傣文及其他文字创作的、反映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及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从总体上讲，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时间是从西双版纳傣族原始社会到1953年，在这一漫长时间里所产生的各类文学作品及体裁，均统称为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二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西双版纳傣族新文学，时间是从1953年到现在，凡是在这一时期里所产生的各类文学作品及体裁，均称之为西双版纳傣族新文学。

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是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民间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统称。其体裁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悲剧叙事长诗等。它

们是经过西双版纳傣族民间口头创作，然后在口头流传过程中由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以及有识之士不断补充、加工、修改成文，直接反映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的文学作品。

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包括西双版纳傣族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但是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很特殊，特别是其中的书面文学，虽作品数量很多，但所有的书面文学作品并未署作者之名，也没有写明创作的具体时间年代，这是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因为，自从大约公元六世纪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从而促使该地区开始逐渐产生并完善了西双版纳傣文字。西双版纳傣文字是南传上座部佛教高僧在原有的几个傣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而成的。起初，西双版纳傣文字是专门用于记录经文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行政公文，后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了后继有人，开始将其传授给佛寺里的僧侣，同时也用于佛经文学的创作，西双版纳傣文字才得以在整个西双版纳傣族地区逐渐普及。大部分僧侣到了佛爷级别后还俗，还俗后的佛爷，西双版纳傣族民间称之为“康朗”，即有学问又有知识文化的人。大部分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作品，是由“康朗”们在民间进行收集、整理、记录、加工、改编后而成的，甚至有些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康朗”们所创作出来的书面文学作品，都离不开西双版纳傣文字。傣文字是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而西双版纳傣文字是“康朗”们在当僧侣期间学会的，他们认为这些功劳都属于佛祖，他们只是遵循佛祖的旨意行事而已。很多民间文学作品的形成，事先都经过长期的民间口头流传和无数民间歌手的多次加工，实际上是集体创作，故不能署“康朗”们自己的姓名，将其归功于己，只能说自己是传抄者。因此，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都属于佛祖之功，故所有的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作品都不署名以及具体时间年代。鉴于此，在所有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作品中，都看不到哪部作品是出自哪位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或作家之手，也看不到作品创作的具体时间年代，所以说这是在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特有的文学特点之一。

由于整个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部分，不论它是何种文学作品，何种文学体裁，它何时间世，由何人创作，都无从查考，无法确定，因此，在这部分里，就无从谈论作家文学，也无从按民间文学作品产生前后的时间顺序要求来针对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的分期问题进行论述。我们在编写时只能根据它本身发展阶段的线路及作品的产生先后顺序编排其章节，并针对其作品中反映出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线路以及围绕代表作品的大体历史背景来展开综合介绍、阐释、分析与论述。

真正看到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作品署名以及时间年代的文章或作品，是1953年以后的事。

就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而言，自有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史以来，两者一直并存着，但西双版纳傣族民间口头创作，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源头，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母体，西双版纳傣族作家文学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时代，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这些作品都汇集了整个西双版纳傣族民间口头文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才陆续出现了许多西双版纳傣族作家，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诸如《流沙河之歌》《傣家人之歌》《彩虹》等，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双版纳傣族作家文学作品。

二、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发展线路及体裁

西双版纳傣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灿烂的文化艺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丰富多彩，早在远古的时候，西双版纳傣族先民就创作了许多反映傣族原始社会生活的歌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以后，伴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受到佛经文学的影响，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又陆续出现了叙事长诗和诗歌理论，同时，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以及悲剧叙事长诗等各类文学作品及体裁，被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诗人、作家或文人们用傣文记录下来。1953年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反映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新生活、新事物、新风尚的长诗、叙事诗、小说、散文、戏剧和文艺理论等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新文学进一步丰富了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宝库。

从整个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看，可清晰发现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的发展道路走过了漫长的三条线路：一是以最初的纪实的歌谣、神话、传说、故事为第一条发展线路；二是以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长诗为第二条发展线路；三是以写实的悲剧叙事长诗为第三条发展线路。这三个阶段或三条发展线路，是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发展的三个飞跃。从这三个飞跃，可看出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的发展线路是清晰的。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除以上很明显的三条发展线路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发展线路，即佛经文学的发展线路。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加上没有很好地去研究它，所以在本教材中就没有涉足此领域，持续留作以后有机会再作补充。

以上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的四条发展线路，一直延续到1953年。1953年

以后，就是西双版纳傣族新文学的发展期。

总览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体裁，民间文学部分有：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叙事长诗、悲剧叙事长诗等六种体裁；新文学部分有长诗、叙事诗、小说、散文、戏剧和文艺理论等多种文学体裁。虽然西双版纳傣族文学有许多体裁，但诗歌始终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主要体裁。

三、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社会功能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社会功能总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了解和研究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历史的功能

研究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绝不会放弃对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上出现的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悲剧叙事长诗等原始性的文学作品资料的研究。因为，这些原始性的文学作品资料常常是以口头的方式，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流传了上百上千年。在千百年来口头流传中，它们带着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烙印，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反映着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不同社会性质的生活环境和状况，同时拥有着其他具有历史价值方面的资料，所以说，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各类文学作品具有了解、认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历史的功能。

（二）具有获取西双版纳傣族的民风民情资料的功能

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等这些风俗，往往与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相互交融，相互依存，构成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要研究或者了解认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民风民情的专家学者或各界人士，都离不开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大量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民风民情，是通过传承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而许多西双版纳傣族民间传说，是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民风民情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如《叫魂习俗的来历》《泼水节的传说》《拴线的来历》《文身的来历》等民间传说作品，它们所述及的就是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各种民风民情的起源问题。因此可以说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作品，具有获取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民风民情的间接资料的功能。

（三）具有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傣族人民进行自我教育的功能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是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生活的间接而生动的反映，它具有深厚的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的生活基础。西双版纳傣族人民创作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要使其成为西双版纳傣族人民进行自我教育的最为便捷、最为普及，或间接、或直接的口头或书面的教科书。如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先辈们总是把前人所积累

下来的社会生活经验、日常生活常识、道德思想品质、生产经验、社会斗争经验等各个领域的各种认识以及价值观念，编排成极为顺口的歌谣、赋予历史意义的传说、具有自我教育的故事等进行口耳相传，或者是把它记录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使后人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之时，向其间接地灌输先辈们的道德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做人的准则；使后人从中获得社会生活经验，以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使好的东西作为子孙后代的行动指南，或者做人的准则。因此我们说，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作品具有自我教育的功能。

（四）具有传承西双版纳傣族道德观点以及自我娱乐的功能

许多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而且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先辈们的道德观念。如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在讲述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的道理时，总是以讲故事作为主要手段，并对故事中的主人公正反两面进行对比，对正面人物进行赞美，对反面人物进行批判。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从故事中就有明显的区分，并通过这种方式以区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凸显善与恶的鲜明对比，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是非观念，使听者或者阅者从中得到启迪，并以道德标准来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是难能可贵的。

许多西双版纳傣族文学作品，不但有道德教育意义，而且又有自我娱乐的作用。诸如举行节日活动、办喜事、上新房等各种社会活动中，总是诗、歌、舞一体。而歌词的内容又涉及西双版纳傣族整个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习俗的起源等各个领域，在举行这些社会活动时，人们不仅获得了各种知识，而且使他们在劳动之余又能自我娱乐，忘记了自身的疲劳。

四、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发展现状

总览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文学史，它的发展全过程在文学创作发展阶段上经历了以下很明显的五个模式：一是以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等作为标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文学创作模式；二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经文学作为象征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文学创作模式；三是以叙事长诗作为突破口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的文学创作模式；四是以悲剧叙事长诗作为革新手法的第四个发展阶段的文学创作模式；五是自1953年至今，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的文学创作模式。在现当代汉族文学体裁的影响下，傣族文学在文学创作发展道路上有所创新，在借鉴汉族文学体裁的基础上中的小说、散文及其他文学体裁进行了创作模式上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西双版纳傣族现当代文学，在文学体裁上有所发展。在60多年来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发展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双版纳傣族现当代文学曾一度

崛起，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双版纳傣族当代文学的创新之路受到了挫折，几乎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双版纳傣族现当代文学才有了转机，恢复了她原有的生命力，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创作出一批好的中篇小说、散文以及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受到了西双版纳傣族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青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在西双版纳傣族现当代文学中未曾出现全国有影响的佳作。以上就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大体上的发展现状。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西双版纳傣族文学的全貌，我们将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文学，二是西双版纳傣族新文学。我们将把这两部分分别加以综合介绍、阐释、分析和论述。